

# 最美麗的天然資源

野渡

書名：臺灣的蝴蝶  
著者：陳維壽  
幅：二十四開  
頁數：一六四  
出版：豐年社  
日期：六十六年六月初版

臺灣有四百餘種蝴蝶，牠們分佈在海拔高度不同的各地區。就是說，寒帶、溫帶及熱帶系統的蝴蝶同時展開着生存的活動。以土地面積作比例，其種類和年產量在世界上數第一，所以臺灣被譽為「蝴蝶王國」。蝴蝶不但是值得重視的天然資源，也是社會教育的極佳材料。學者窮畢生之力，始能進窺這些小精靈

的奧秘。不過一般人很不容易獲致有關蝴蝶的知識，偶然在報刊上讀到篇把文字，實無濟於事。百科全書即使是配彩圖的版本，也僅僅列舉一些蝴蝶的形貌和生活。想買適合外行閱讀的用中文撰述的專題出版物，二十幾年來我都沒有找到一本。原因不難揣測，專家們忙着研究，沒有閒暇為公眾執筆，那些登山涉水

的捕蝶人和忙碌的出口商，又不會寫。

豐年社推出的這本「臺灣的蝴蝶」，並非高深學術性的論着，難能可貴的是，作者特地為希望了解蝴蝶的學生與社會人士撰寫。相信任誰見到書裏多達八十六面的「臺灣蝴蝶彩色實大圖說」，都要讚美一聲：「啊，跟標本一樣鮮艷！」在我來說，以前連蝴蝶都分不大清楚，現在知道觸角呈棍棒狀者屬蝶。以後碰到蝴蝶辨識方面的疑難，有一幅幅和真蝴蝶一樣尺寸的形圖參考，一定不再像過去那樣抓瞎。

第一章「臺灣是蝴蝶王國」，告訴我們此地四百種蝴蝶分屬十科，埔里蝴蝶的盛衰消長，北中南部的蝴蝶特色，大自然奇觀的蝴蝶谷和蝴蝶工藝品的外銷。其中寫到天然環境遭破壞，捕蝶人須深入山區尋覓的事實。在蝴蝶生產如此急遽衰退下，不知不覺「進口」了為害菜園的日本紋白蝶。他沒有介紹臺灣的蝴蝶谷一起有多少，只劃分了組成意義和形態完全不同的三種——蝶道型、生態型、越多型。想是因為蝴蝶谷常隨着時令暫時消失，以及精細調查須待合力完成的緣故吧。

據著者說，臺灣的蝴蝶加工品以外銷為主，養活

了十餘萬人。蝴蝶手工業品的世界王座，曾經讓巴西獨佔了一百年，現在終被臺灣取代。可是「全省山地專業採蝶人約有一、〇〇〇多人。到了春夏季節，另有七至八千業餘採蝶人參加採蝶工作。其中包括臨時客串的家庭婦女和中小學生。」又說：「……採蝶的山地同胞，雖然藉此謀生，多數却仍然貧困。」因此，他們不至於顧到資源保護問題。世界上多少生物在自然景觀被忽視而絕了種，何況有害蟲惡名的小小蝴蝶！人口增加導致「蝴蝶沙漠」的增加，有些農家經營「蝴蝶牧場」，證明這最美麗的天然資源在持續不斷地被摧殘中。單擺起樂觀姿態嚷嚷，已受到有關當局和民間重視，是沒有用的呀！

第三章「如何研究蝴蝶」，告訴我們蝴蝶的構造及生活習性，採集蝴蝶的技術、蝴蝶的標本的製作，蝴蝶的飼養與繁殖。篇幅不算多，只有二十五頁，但解說的文圖充滿趣味和實用性。例如那富色彩變化的鱗片，在光線或角度不同時會呈現各異的色彩。這是造物的傑作！鑽石無論經過多麼偉大的工匠雕琢，也閃爍不出金屬的光輝啊。再如雄斑蝶能從腹部翻出金黃色的花束來，使害怕的捕捉人鬆手。這較之我們習

見的生物偽裝又勝一籌。牠們的生命短促，却幾乎見不到不美麗的品種，說幕後沒有巧爲設計的天工，實難使人心悅誠服。有的話，這些又向人類顯示些什麼呢？

有時蝴蝶停在花上，伸兩根指頭過去一捏翅膀，就把牠捉住了。總以爲牠們是近視眼，讀了這本書才獲悉原委：「蝴蝶……專心吸食花蜜時，不甚注意附近的動態。」著者對採集工具的製作和採集的方法指導甚詳。而各種誘捕法應該是最好的方式。

關於蝴蝶標本的製作，我參觀過不少商店待售的加工品，品相的缺點，最多的是鱗片脫落，翅膀缺裂，腹部處理馬虎。這提示我們，製作標本不能粗心大意，捕網捕來的蝴蝶遠不及食餌誘捕的完整。要獲得理想的標本，該在蝴蝶醉暈暈中加工，這是我過去集蝶的微末經驗。

蝴蝶的飼養與繁殖，是一種不需要很多空間和設備的「牧場」經營。但因為限制蝴蝶幼蟲在塑膠紗網做成的袋子裏餵飼，如同籠子養雞，其產量定然有限。如用網孔較大（小於最小的蝴蝶能鑽出）鐵絲網張於香氣馥郁的小型花園上空，採集的蝶卵或幼蟲成蝶

後，讓牠們在裏面自由飛翔、覓食、求愛、產卵，不更節省人工和飼料的成本嗎？

第四章「蝴蝶的保護」，著者提出的六項保護措施，效果易彰者，似乎只有「投資興建大規模蝴蝶園」一項：「……可成爲全世界獨特的觀光目標，並在園內繁殖即將絕滅的稀有蝴蝶，使能……免於絕滅。」因爲我太喜歡這本書，一遍遍翻閱，發現幾點或許不盡完美之處。

除了書名「臺灣的蝴蝶」，書中所有的「蝴蝶」字樣都印成「胡蝶」。編者的根據是：「蜂體黑色的叫做胡蜂。羌娘有兩種，大的叫胡羌娘，身黑有光。胡蟬是大蟬，胡蝶即大蝶。可見『胡』字有黑色或大形之意。蟲類的胡蟬、胡羌娘、胡蜂的『胡』字都不加『蟲』旁，所以胡蝶的『胡』字也不必加蟲旁。」但書中所收蝴蝶，並不盡是黑色或大形者。這樣改，在文字學立場言，有必要嗎？

第二章「臺灣蝴蝶彩色實大圖說」的中英文說明，每每不完全相同。有時候中文多出一些，如曙鳳蝶，中文增添了這樣的句子：「生活史尚未完全明了，但參加『胡蝶王國計劃』研究的中興大學昆蟲系學生，

於一九七六年發現幼蟲與蛹。「英文未對譯。有時英文多出一些句子。如 Recorded also from New Guinea, India and Europe. 有時候各說各話，如大黑星弄蝶：「雌蝶略大，翅形廣而圓，白斑也較大。」Wings dark brown with a few small white spots on the forewing.

蝴蝶名稱，例如「北投一文字蝶」，「一文字」是日語，幹嗎不叫「北投一線蝶」？「天狗蝶」的「天狗」，亦來自東瀛，幹嗎不叫「怪翅蝶」？臺灣是蝴蝶王國，蝶名抄襲異邦，太不好意思。再看「主要蝶類成長形態圖」亦取自日本小學館的資料，在指出我國的蝴蝶研究亟待迎頭趕上！

# 作家日記

張伯權譯

定價四〇元

函購九折

杜思陀也夫斯基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，已是五十三歲的人，他一共活了六十一年，日記也就寫到他逝世的那一年。「作家日記」免不了具有相當的自傳性質，就此意義，與托爾斯泰的「懺悔錄」，歌德的自傳「詩與真實」相近。對於生活中那些「無助而又無望」的人，杜氏永遠毫無遲疑地伸出援手；對那些被壓迫的馴良的人，隨時準備給予比血還濃的兄弟之情。

■書已出版，隨到隨寄

■劉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